

冰島漁夫

譯文叢書

羅 遜 著

黎烈文譯

冰
島
漁
夫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冰島漁夫小引

本書的作者 Pierre Loti，在中國已不算完全陌生的名字，好幾年前，徐霞村先生便譯過他的 *Madame Chrysanthème*（菊子夫人）。

Pierre Loti 原名 Julien Viaud，以一八五〇年誕生於法國西北部的一個小海港 Lorient，而在另一海港 Rochefort 度過他的童年。他的先人也多以航海爲業。Loti 可說是生來便與海有緣的。

Loti 小時過着非常嬌養的生活，他聰明而多空想，尤其是眼前的海，那一碧無際，終日澎湃的海，給了他以恐怖、神祕、寂寞、淒涼之感，並引起他對於夢的不可思議的世界的追求。雖有家庭的反對，但他隨後終於作了海軍軍官，挾着徬徨不安的靈魂，開始無盡的飄泊。

在海上，他雖像藝術家似的享受着各地不同的美麗的景物，但同時却痛切地感到世事無常，死的念頭時時縈繞他的腦中。在這種心情底下產生的他的作品，一面有着強烈的異國情調，一面還含着濃厚的厭世思想。據他自己告白，他寫作的最大理由是想固定他的飄忽的印象，並將他的生命的最好部份從虛無中奪取下來。實際，*Loti* 的大部分作品都可說是他的自傳和日記。他的小說大都缺乏真實的動作，嚴密的組織，可是那種永遠變化着的結構，却在我們眼前展露出許多輕快而又饒有暗示的圖畫。我們不單從這種作品得着種種新鮮的印象，並還在這些印象裏面感到某種不可見的力。因此，*Loti* 在近代文學中，不僅是所謂『異國情調』的代表作者，並還是一個偉大的 *impressionniste*。

冰島漁夫 (*Pêcheurs d'Islande*) 是一八八六年當他三十六歲時出版的。在這以前，他已有過 *Aziyadé Rarahu, Le romand'un spahi, Le mariage de Loti, Fleurs d'ennui, non frère Yves* 等許多著作，所以冰島漁夫可以算得 *Loti* 藝術和思想最成熟時的產物。並且冰島漁夫和 *Loti* 的其他著作不同的是：這不是作者的自傳和日記，而是一本注重情節的，客觀描寫的真的小說。這裏面有着以生命來爭取生活的壯烈的戰鬥，有着青年男女的天真的戀情，有着被命運壓壞了的婦女的悲歎。故事展開的地方也變化不

定忽而在愁雲慘霧的北極忽而在繁華的海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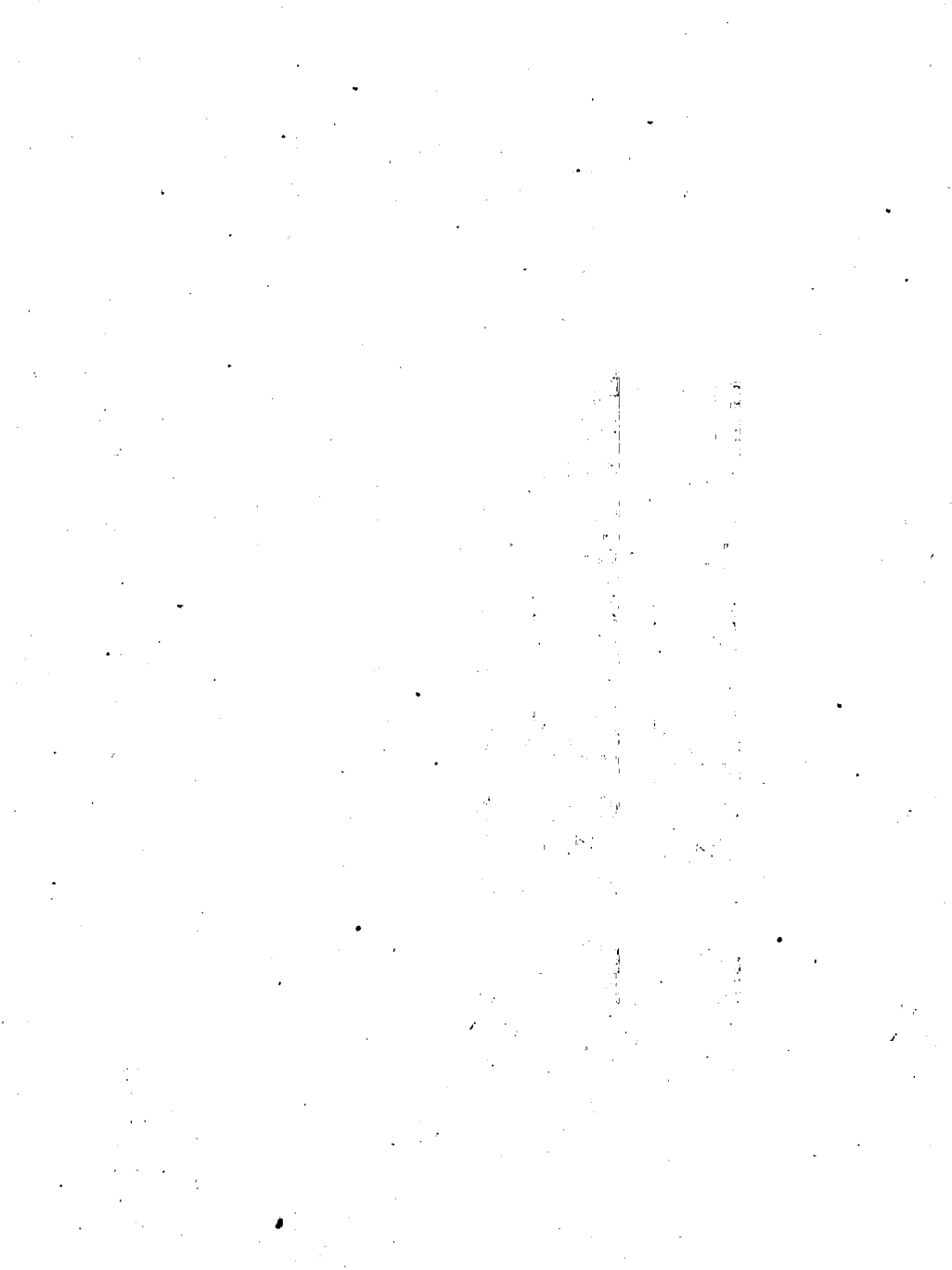
但讀冰島漁夫時，使人最受感動的還是海，那偉大而又神祕的海。Loft在這裏把他從小所見到的海，最具體且最明瞭地人格化了。古今來描寫海洋的作家雖多，但像Loft一樣把海描寫得這麼雄奇，這麼瑰麗，而又這麼飄渺不可捉摸的，實在沒有第二個。Loft筆下的海，簡直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人們明明知道它是吞噬人的怪物，但還像飛蛾撲火似地投在它的懷中。在這一點，後來愛爾蘭的劇作家約翰沁孤（John Synge 1871—1909）的名作到海去的騎者（Riders to the Seas 1904）似乎很受了冰島漁夫的影響。Synge作中那瞧着自己的兒子一個一個被海奪去了的老婦人，不是和冰島漁夫中的 gran d'innere Yvonne 有着類似的命運嗎？

Loft的筆調本來以輕快，細膩見稱，而冰島漁夫的文章尤其饒有繪畫與音樂的魅力。這樣的書，要譯得像樣，實在不是易事。我這譯本，祇求少有重大的錯誤，漂亮二字自然是完全談不到的。但倘有細心的讀者，仍能從這樣拙劣的譯本中，找到一點新鮮的東西，那真是譯者最大的安慰了。



像 逸 羅

第
一
部



他們總共五個人，都有着非常橫闊的肩膀，在那陰暗的聞得到鹽水和濕的氣味的房間裏，憑着鼻子喝酒。那對於他們的身材實在太矮的住室，一端細小起來，同挖空的大海鷗的肚子一樣；這住室以一種引起睡眠的悠徐，微弱地擺動着，同時發出一種單調的嘆息。

外面，該是海與夜，但從裏面却什麼也看不出來：開在室頂的唯一的出口，用木蓋關閉了，照亮他們的是一盞搖來幌去的舊掛燈。

爐子裏燒着火；他們的潮濕的衣服給火烘着，發散出一些和他們的旱煙的煙混合起來的蒸汽。

他們那粗笨的桌子佔據着他們所有的住處；桌子的大小恰如其地，周圍祇剩下僅少的空隙，讓人把身子溜進去，坐在一些貼着橡樹板壁安放着的長箱上面。室頂橫着幾條巨

大的梁木，差不多觸着他們的腦袋；而在他們背後，一些像用厚木挖成的小牀，彷彿安置死人的墳穴一樣坦露在那裏。這一切的木板都粗糙而且黯淡，浸有濕氣和鹽；並且都用舊了，都被他們的手掌擦得發光了。

他們各人用碗喝了一些葡萄酒和蘋果酒，因此生活的快樂浮上了那些直爽而又誠實的臉孔。現在他們仍舊圍了桌子坐着，用着布勒達涅的土話談論女人和結婚的問題。

靠着頂裏面的板壁，在一個算是尊敬的地位，釘有一塊木板，那上面安着一尊陶製的聖母。這些水夫的保護神是一種稍稍古舊的陶製物，且還是用着一種天真的藝術着色了的。可是陶製的人物比真的人活得長久多了，因此她那塗着紅藍兩色的衣裳，在這貧陋的木屋的灰暗的環境裏，還給人一種非常新鮮的小物件的感覺。她定會不止一次的在危難的時候聽着熱烈的祈禱，她的腳下釘有兩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這五個人都一律穿着厚的藍色毛繩衣，把上身束得緊緊的，一直套進褲帶裏面，頭上則戴着一種叫作 *surcoat*（這是從在我們這半球上會引起雨來的西南風取來的名字）的油布帽。

他們的年齡彼此不同。船長約莫有四十光景；其餘三個介乎二十五至三十之間。最後

人，他的兩頰上長滿了黑的，很細而又很曲的鬍鬚，不過他還保有一雙非常溼潤而且亮晶晶的，灰碧色的，孩子的眼睛。

因爲地方太小的緣故，他們彼此擠得很緊的坐着，雖是這樣縮伏在他們那黑暗的住室裏，他們却像是感着一種真的幸福似的。

……外面，該是海與夜，該是黑而且深的水的無窮的悲歎。掛在壁上的一隻銅錶指着十一點，無疑的是晚上十一點；而靠着木板的室頂，我們可以聽到外面的雨聲。

他們彼此非常快樂的議論着這類婚姻的問題——但却絕沒說出什麼無聊的話。沒有，他們所說的是對於那些還沒結婚的人的計劃，或是故鄉某人結婚時發生的可笑的故事。有時他們也帶着一聲大笑，說出一種稍稍過於直爽的對於愛的快樂的暗示。可是愛情在受着這樣磨鍊的人們看來，始終是一種正當的東西，即使用放縱的言詞說出，它也還差不多是貞潔的。

這之間，因爲另一個叫做詹恩（這是一個被布勒達涅人念作堯恩的名字）沒有下來的緣故，西爾維斯特覺得厭煩了。

真的，堯恩在那兒去了呢；始終在那上面工作着嗎？爲什麼他不下來參與一下他們的節慶呢？

「可是一會兒就是午夜了，」船長說道。

說完他便站直起來，用頭舉起木蓋，以便從那洞口去叫堯恩。於是一種非常奇特的亮光從上面落了下來：

「堯恩！堯恩……喂！「人」啦！」

「人」從外面粗暴地答應着。

而那從暫時半開着的木蓋溜進來的亮光，是那樣的淡白，簡直像是白天的光一樣。「一會兒便是午夜了……」可是這亮光却確乎像是太陽的光，像是一種由許多神祕的鏡子從極遠的地方反射過來的薄明的陽光。

洞又蓋上了，室內仍舊給夜佔據着，小燈重又閃出黃色的亮光，大家聽到「人」穿着粗笨的木鞋走下扶梯。

他進來了，因爲異常高大的緣故，他不能不像一隻大熊似的彎作兩段。他起初因爲鹽水的激烈的氣味，捏着鼻子做了一個怪臉。

他精神過渡了。人時，在那藍色毛繩衣底下凸現出來的他那兩肩的筋絡，好像兩隻分置在他的手臂上的球一樣。他生着一雙具有野蠻而又雄偉的表情的，非常靈活的褐色大眼睛。

西爾維斯特出乎愛憐的伸出兩臂，像小孩子似的把這堯恩拖近自己；他是他妹妹的未婚夫，他把他當作大哥哥一樣看待。另一個便帶着一種撒嬌的獅的神情，任他愛撫，同時報以一個露出潔白的牙齒的微笑。

在他的嘴裏有着比較寬裕的地方來安頓的牙齒，疏疏地排列着，現得每顆都是很小的樣子。他的金栗色的鬚子，雖然從來沒有剪過，但却很淺，這鬚子在那有着優婉的輪廓的嘴唇上面，非常緊地捲成整齊的兩撮，隨後，却在兩端，在他的口的兩個深角上散亂起來。其餘地方的鬚鬚都剃得乾乾淨淨。他那紅豔豔的兩頰上祇有着一層新鮮的絨毛，正像從沒給人觸過的果實的絨毛一樣。

當堯恩坐下了時，大家便重新斟滿酒，把那見習水夫叫來裝上煙斗，並給點燃起來。

這種點燃煙斗的工作，在這見習水夫是和自己抽兩口煙一樣。這是一個強健，圓臉的小孩，是這些彼此都有點親戚關係的水夫的遠親；在他的相當吃力的工作以外，他是這船

上嬌縱着的孩子。堯恩叫他在自己的杯裏喝了一點酒，隨後便打發他再去睡了。

這以後，大家重又提起那關於結婚的重要的話題。

「那麼你呢，堯恩？」西爾維斯特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喝你的喜酒呢？」

「你不害羞嗎？」船長說，「一個像你這樣高大的，有了二十七歲的漢子，還沒結婚！年輕的姑娘們看見你時會怎樣着想呢？」

他却現出一種非常輕視女人的樣子，搖着他那可怕的肩膀回答道：

「我的婚禮嗎，我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舉行婚禮的，這看情形怎樣。」

他剛剛度完了他那五年的兵役，這位堯恩。他是在艦隊上當砲手時，學會說法國話並使用懷疑的言辭的。——這當兒，他開始敘述他最近經過的，那像是持續過半個月久的結婚。

這是在朗特和一個歌女的事情。有一天晚上，由海上轉來的他，帶着薄醉走進了一家遊藝場。門口有一個女人出賣每紮一路易（二十佛郎）的巨大的花束。他買了一紮，却並不知道要怎樣處置。隨後當他走到裏面時，便立刻把他的花束盡力對着正在台上歌唱的女人擲去。——這一半是一種突發的告白，一半却是對於那在他看來搽得太紅的着色愧

並且——他講述——當我走的時候，他總是把這金銀器——
於是，爲使大家看到那錶起見，他把它當作一件毫無價值的玩具似的擲在台上。

這事是用着一些粗魯的話語和他個人特有的比喻敘述出來的。但這種文明生活的平常故事，對於這班周圍當有着海的深沉的靜寂，有着那給人以北極的殘夏之想的，從頂上瞥見過的午夜的光的原始的人們，是非常聽不入耳的。

並且堯恩的這種舉動頗使西爾維斯特難過，兼叫他感着驚異。他是由他的老祖母——卜洛巴茲納列克村的一個漁夫的寡婦——在尊重聖禮的氛圍中養育大的純潔的孩子。頂小的時候，他便每天和他祖母一路到他母親的墳前跪着作一番祈禱。從那位置在斷岸上面的墓場，他可以遙遙地望見他父親以前遭難沉沒了的英吉利海峽的灰色的波濤。——因爲他祖母和他都沒有錢，他很早便得航海捕魚，他的兒童時代是在海上度過。他現在每晚還做着禱告，他的兩眼還保有着一種宗教的純真。他也生得漂亮，除掉堯恩，他可算得這船上長得最好的人。他的喉嚨非常溫和，他那小孩子的音調是和他的高大的身材，黑色的鬚鬚，現得稍稍不相稱的。因爲他長得非常迅速，他差不多因爲突然變得這樣

高大而感着幾分困惑。他預備不久便和堯恩的妹妹結婚，可是他至今從沒接受過任何別的女孩的引誘。

在船上，他們總共祇有三個鋪位——兩人共一個——因此他們每晚分作兩班，輪流着去睡。

當他們完畢了他們的宴會——爲着他們的保護神聖母升天節舉行的宴會——時，已經稍稍過了午夜了。他們裏面的三個人便溜到那像墳墓一樣的黑而小的鋪位上去睡，其餘的三個便回到甲板上，去繼續那中斷了的重要的釣魚工作；上去的是堯恩、西爾維斯特，和一個名叫基約姆的他們的同鄉。

外面天是亮的，永遠是亮的。

可是這是一種什麼也不像的，蒼白而又蒼白的亮光；這種亮光和消失了的太陽的反射一樣，懶洋洋地照在物象上面。在他們的身邊，立刻展開一片沒有任何顏色可以形容的無窮的空虛，並且除掉他們的船板外，一切都像透明的，難以觸知的，荒唐無稽的樣子。

肉眼幾乎連海都瞧不出來。一眼望去，這像是一種沒有任何影像可以反射的顫動的鏡子；再看過去，又像是變成了一片瀰漫着霧氣的平原——再過去呢，再過去便什麼都沒

空氣的溼潤的氣息，
可以聞到很厲害的鹽味。一切都寧靜，雨已沒有再下了，天空有着一些不成形地飄着風色的雲，彷彿在包藏着這不可名狀的潛在的亮光一樣；人們可以看得見東西，但同時又覺着是在夜裏，並且這一切東西的蒼白，沒有任何色差可以稱呼。

立在那兒的這三個漢子是從小便在這寒冷的海上，在他們那和幻影一樣模糊而又昏昧的影繪裏面生活着的。他們長日瞧着這無限的變化在他們那狹小的板屋周圍演着，他們的眼睛已經像海洋上的大鳥的眼睛一樣把這景象看慣了。

船在原處慢慢搖擺着，老是發出那同樣單調的，像由一個睡了的人在夢中反覆念着的布勒達涅地方的歌曲一般的歎息。魯恩和西爾維斯特很快地便預備好了他們的釣鈎和釣絲，而另一個則開了一桶鹽，並磨快他的大刀，坐在他們後面等待着。

這是不消等待好久的。他們剛剛把釣絲投在寧靜而又寒冷的水中，便立刻釣着了沉重的，和鋼一樣閃亮的，灰色的魚。

於是活跳的鯊魚，接二連三地被他們釣了上來，這種沉默的漁業是迅速而又沒有間